

Understanding of Art

by Wang Lu



藝術理解

王魯 著

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TAO FE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Understanding of Art

by Wang Lu

藝 術 理 解

王 魯 著

香 港 道 風 山 基 督 教 叢 林

TAO FE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姜 序

閱讀《藝術理解》一書，一種強烈的思想的震動，使人不禁聯想起《哈姆雷特》中著名的抉擇主題：“是活，還是不活，這是個問題”，與其相似，在《藝術理解》中的主題則是：“是信仰創造論還是執迷自然論，是人生、社會及藝術的根本問題”。所謂創造論就是以唯一至上真神——上帝——為核心的信仰系統，自然論則是以所謂的自然而然的世俗世界為支點的無神論以及它的變形——泛神論——的世界觀系統。在《藝術理解》中，作者所特有的藝術家直覺以一種“精神視點”，站在真理論的基礎上將信仰論和自然論截然對立起來，并從中演繹出系統的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和藝術觀等一系列問題，作者開篇直接指出：信仰創造論還是信仰自然論“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兩種不同的生命狀態，或者按現在的說法，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這是因為，從基督教神學來看，人本質是一種宗教性存在物或曰信仰性存在物，他要麼信仰神，這就會以信仰論為基礎并將先在的先驗性落實在經驗存在的領域；要麼信仰人或世俗物質，這就會是以自然論為基礎并淪為各種拜物教的精神的泛化，兩種不同的信仰所導致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按新教神學家巴特的看法，神學是最根本的知識學，那麼，從精神透視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出結論：神學的根本性就在于，無論是神學、政治學還是藝術學，其實質就是神學，其命題就是神學命題，《藝術理解》的價值就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這類命題的一個基本的文本。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耶穌這一劃時代的福音宣告要整個的宇宙、社會、人生明白無誤地建立在真理論基礎上，就人生而言，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拯救的主題：人如何在“勞、苦、愁、煩”、在死亡的威脅以及罪惡的墮落中獲得真實的生命，基督教神學將其歸結為罪及其拯救的問題，罪的果子就是死。存在主義神學秉承并轉化尼采的反虛無主題，將存在的虛無和無意義規定為現世生命的本相，《藝術理解》亦由此入手，明確指出：人生的根本問題是生死問題，自然生存的人也追求對有限生命的超越，紛紛以各種泛神化式的理想、精神追求永恆，然而，這些貌似的人生大義依然是自然之內的事物，而“自然的事物不能提供個體生命的永恆意義，在自然世界追求精神的超脫，這道隱密的界限單靠人是逾越不過去的，人類既不可能超出自然之外也不願做生活的旁觀者”。《藝術理解》同樣與海德格爾的“沉淪”概念類相似，指出人們對生死問題的遺忘，這就是自然生存的人總是沉溺于當下生存中而無法超拔，“世人更習慣于先是面對生存的問題再是面對死亡的問題”。然而，“信仰則要求首先要解決生命的問題，先是面對死亡的問題，把自然的生命傾空，不做自然生存的人質，不受自然現象的羈絆從而獲得獨立于世的立場。信仰就是丟棄舊的生命，開始新的生命，傾空自然的生命，開啟自由的生命，由自然而生轉變為一樣的生而自由。創造之源賜予存在的本質，自由的存在不被改變，自然的生存會有改變。因為信仰創造，所以個體獨立的立場和自由的原素生而有之，生活既不是追求個人的獨立和個人的自由、既不是順從自然也不是徵服自然，是以一樣的獨立和自由的個體，與自然和生活建立一種共同的聯系，尊重不同

的具體的生存現象，愛護自然”。

在此，作者明確地將基督教神學的罪－拯救主題在更廣的層面上轉換為生命的自由問題，其創新之處在於，一方面不是蒂裏希的“終極關懷”這種宗教哲學的泛泛空談的模式，直陳創造論的人學主旨；同時以本真的生命取代對存在虛無問題的過分關注以擺脫存在哲學的痕迹，如此更加忠實聖經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縱觀國內外基督教神學研究，對基督教人論暨罪論的研究，都對生命的自由與獨立問題缺乏深入研究，而在福音書中耶穌明確宣告：“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 8：32）這就是不作罪的奴僕、從罪的轄制中解放出來，通過因信稱義以轉換成真實的生命。這樣，在聖經中，虛妄的生命與真實的生命、奴役與自由等直接解答了生存意義的問題。《藝術理解》非常醒目地指出了，自然的生存就是奴役，祇有通過信仰，才能傾空自然的生命、不作自然生存的人質、而開啟自由的生命，生命的落空與實現全在於自然論還是信仰論的持守。可以說，這種對生命自由與獨立的關注一定程度上修正路德從政治學層面界定基督徒自由的偏差，又重新回到了福音書和保羅書信中以“自由”界定生命的原意，這不能不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對罪論的理解給予了豐富的理解，盡管系統的研究還有待於深化。當然，在《藝術理解》中，“自然”或“自然論”的概念是聯結人論、政治學和藝術論的一個基礎概念。

二

基督教政治神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政權與神權、政治與信仰之間的



迦拿婚禮 The Wedding in Cana 素描 Drawing 29×43cm

關係，提出了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愷撒的物當歸愷撒，神的物當歸神。《藝術理解》從自然論和信仰論的分界中分離出了兩種截然不同卻又是必然的生活體制的結果：專權與民主制度，專政與憲政社會。“如果沒有與上帝的聯系，人類生活的自然世界需要以人喻神或是以神喻人的治理：服從治理，把參與人生作為神聖的目的；有了與上帝的聯系，人類生活的自然世界祇能是人的管理：服從神聖，把管理的過程作為人生參與”。作者非常清晰地描畫了兩種治理模式發生的流程圖，從自然生存出發，人們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必然結合為集群的模式并形成一定的規則系統，習慣上把國家與社會統一而論，其規則祇能是先有權後有法，沒有先驗理性的普遍性的規制、範導，祇有不可測定的人的經驗、欲望、變通的智慧以及“理想”的無窮變換，缺乏真正普通的人的概念、人的權利、人的自主，祇有隨意的權力符號，國家主義與君主主義盛行于世，祇能產生靠強權專政的國家，國家凌駕于社會之上，造成了對人的最大的強暴，《藝術理解》尖銳地指出：“從為民做主到為人民服務，都是把社會看成國家的附庸，貪污了民衆的權益，浪費了管理的成本，腐敗了社會利益，國家成為社會最大的剝削者”。于是，專制暴政的社會成為自然生存的人們從事社會結合的必然性的宿命。

反之，從創造論出發，先有平等之法而生權，以政教分離牽出國家與社會的區別，從而以社會組建國家形成先有法後有權的憲政社會，走向職業自主的市民社會，《藝術理解》如此論證道：“自然產生的世界，人人自然而生，自身的條件和自然的因素不同，而且這個不同是永遠存在的，在自然的生存中追

求自由和平等的精神理想，理想也會因不同，時時發生着變化。創造產生的世界，人人生而自由，自由的精神和生命的原素相同，而且這個‘相同’不為自然的‘不同’而改變。祇有創造論的開端和末世論的終極可以言及普世的意義，後天出現的理想亦不能作為普世的公義。公義真理在先，對於每個時期的人都將是公平的，如果歸于後天不同的追求所得，對於不同時空之下的人將是不公平的。基督宗教信仰說人服務于神不服務于人，服務于神，衆人皆為人。神創的平等每個人都可以是歷史的，人造的歷史每個人都不會是平等的。……基督宗教信仰告誡人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在于言說‘人人平等’，更在于告誡‘在上帝面前’。‘平等’不是一個人學的問題，是一個神學的問題，生活中不在于建制一個平等的規則，而在于一個規則需要平等的去建制”。

正是基于上帝子民概念和罪論中的平等觀念，才真正突破自然生存的後天約束，還原出平等、獨立和自由的本原的人的形象，并按照這一生命的律法約法規制，限制國家專權的營利，構建民權經營的社會；限制專政的法度，構建憲政的體制。對於憲政源于希臘城邦民主制的謬見，《藝術理解》分疏道：“蘇格拉底之死讓人們看到了民主的無望，民主難道祇是信憑人的主見；耶穌之死讓人們看到了民主的希望，民主難道不是人憑信有了主見”。因此，結論是明顯的，“獨立自由和平等都是形而上的信理”，并且《藝術理解》斬釘截鐵地斷言：“耶穌基督在現實生活中的降臨、受死、復活，始終也被視為一個政治事件”，可以說，這一論點和著名的政治學家弗裏德利希“基督教是現代憲政的基礎”觀點相合（參見《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美] 弗裏德



葬殮基督 The Burial of Jesus 素描 Drawing 29×43cm

裏希著，北京三聯書店)。筆者亦曾在《基督教：社會生活治理基本法則》一文中對基督教對現代憲政的構建作用，從提供價值觀、制度建設三個方面作了具體分析（參見「成言藝術」2005 年第 8 期）。

更為可貴的是，《藝術理解》從政治化約為信仰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提出了“存在的政治”的新觀念，指出：“現代社會，政治不再是國家政府一統的權力手段，個體分擔社會權益，關係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影響着政府的行為，每個人不為政治而生存，卻為存在而政治”。這十分突出地顯明了人的向神而在的本根性和政治的附屬性，徹底阻斷了國家凌駕於自主個人組成的市民社會的通道，這為基督教政治神學構思由神權制約下的個體意義到市民社會再到國家的理論進路提供了借鑒。

三

現代憲政奠基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在《藝術理解》中闡述的比較充分，然而，現代繪畫藝術是否可以同樣如此理解，也是奠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上？《藝術理解》給了肯定的說明，“如果說希臘藝術的崇高精神在於表現自然生活身後的真實世界，如果說中國藝術的崇高精神在於超越自然生活之上的無限世界，那麼，基督教改變了人們自然生活的狀態：神聖的創造精神讓人們回到真實生活的前臺，回到實際的處境之中”。文藝復興時期所形成的基督教藝術，人們是在“以與此前不同的眼光觀察認識習以為常的自身和司空見慣的自然世界，人們對‘完美的體格體現完美的精神’的藝術理想有了重新的認識，藝術

家們不局限希臘人對完美的精神訴求。在此之後的藝術作品，形態多變，有‘美’的，也有不‘美’的，這不重要，重要的在於人類自然真實的樣子。日光之下無新事，但是在創造之光的引導下，每一天都會是一次新的開始，每一次開始都會是一個新的發現。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印象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一路下來，發展不息，人們知道，每種‘主義’都是相互綜合的因素，一脈相承，都是精神的表現，都是真實的感受，都是創造的發現，都是理想的追求，都是日常的生活”。

這就是說，創造的精神不僅使西方藝術追尋真實或真理成為現實，並且促進了視覺藝術的成型，“西方藝術不僅是一部宗教精神發生的發現史，也是一部由宗教藝術向世俗藝術過度的發展史。現世的人們愈是攀附超脫的理想，信仰的人愈是以新的生命靠近生存的現實。神與人同在意味着神聖與世俗有着現實的聯系。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們奠定了西方‘視覺藝術’的現代樣式，依賴初始的光源確定觀點和立場，觀察周圍的世界，寓意身邊的生活”。

由此，《藝術理解》相當銳利地透析了造型藝術的“本源性”實質，是“集約了精神的觀點於人類的現實的生活之中”，這不僅在於，靜物、風景、肖像和風俗畫最終成為獨立的藝術類型後，與宏大的敘事主題一樣出自人類日常生活的內心，見證創造的世界。而且還在於，創造論對人們生存處境的關心，通過影響生命意義得以保障的社會風氣，建構穩定的社會規則，保障各行各業與藝術家一樣自由作為，由此，每個人的一生都可以是一種獨立的藝術類型，都可以是一次創造性的平等實現。“視覺藝術意味着誰都可以去觀察，誰也不



赦免罪婦 A Sinful Woman Forgiven 素描 Drawing 29×43cm

會看透，誰都可以去表現自己日常的感覺，誰都可以表現自己看到的不同，這或許就是西方藝術史上的破除偶像的意義，也是西方發展史上以人為本的體現。現在誰都知道，其實人們并不在于反對描繪具體的形象，也不反對追求現世的生活，人們關注的是，如何去觀察，如何去表述，如何去發現，如何被承認”。

由此看來，正是由于受創造精神的型構作用，西方藝術重于把握真正精神性的人文，否則較為容易偏向于人文性的精神。并且在藝術和政治之間出現了某種對應性，基于創造精神的平等自由的造型藝術與基于創造精神的平等自由的民主社會之間存在着平行。“追問平等自由的生命形式，從而構建平等自由的社會生活形式，之後，惟形式緊緊扣住生活的形式，從而區別對惟形式與惟藝術的自然誤會。自然論較為注重有限與無限的關係，是自然自在的超驗；創造論較為注重無形與有形的關係，是創造先有的體驗。……不是人類能夠成全相應公義的社會，祇是公義能夠成就相應人類的社會。祇因着‘光’，方可識義，稱義，行義。生活不祇是象形生文，仍然是釋名成形”。

總之，《藝術理解》以創造性的詮釋，通過創造論和自然論的對立，以一貫之地梳理了兩者在政治學、人論和藝術論上的不同效應，其特出貢獻特別在于打通了神學與生活形式和藝術論之間的通路，其立論與闡述的原創性，是每個從事基督教藝術的藝術工作者都能從中有所借鑒的，也為基督教神學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啟發。可以說，透過《藝術理解》文論式的敘述風格、直覺性的思維方式和自創術語的思想籬笆，每個認真的讀者都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珍物。

姜贊東

2008.5

提要

中國久于自然之內的生存，基于可感的事物自身形成達觀的智慧；古希臘人追述事物身後的理式世界，形成哲辨的理思。事物自身與身後仍是自然本身的關係，達觀的智慧追求自然超越的精神，哲辨的思理追求自然崇高的精神，系于自然本身的狀態依賴生活中的權威，造成惟人至尊的聖人崇拜和造就萬物有靈的泛神崇拜。自從自然本身與外在的創造本體建立關係以來，創造的精神與人人平等的生命意識，信仰上帝的權威啟示世人愛惜自然的生命，尊重不同的生命體驗，聖體降臨為眾人鋪路，眾人與上帝約法為制，以平等的生命原則建構法制民主社會的現代生活形式，藝術形式也是社會形式的現實對應：形式就是創造的精神基因的自然結構。生活不是突出自然的精神，而是體驗精神的自然。

自然的生存，其所有的文化與宗教順服國家權力的制約，基督宗教信仰改變了自然生存的狀態，文化活動、宗教生活、權力行為，都要順從平等建構的法制社會體制。基此，世上的活動不再是維係自然本身追求永恆的本體，開始了維係永恆本體追求現實的生活本身。基于一個永恆觀點，形成系統的理性認識和理規的生活體系。現代理性，既不是達觀智慧可以的精神一統，也不是哲辨思理可以的精神定式，既包括智所感，也包含思所知；法制民主的社會形式，既不是聖賢者的善治，也不是哲學王的明治，既需要善智，也需要明理，以社會的旗號維護國家的主權不變，徹底改變王朝更替的生活流變，依法制

體，傳承有序，繼往漸進。事有難易，人有強弱，職業社會體制倡議普遍的成就，平等權益的管理以及參與和維護，既是美的表現也是審美的表現。

基于事物自身，認為自然的事物是真實的，仍要追求實物的精神；深入事物身後，認為身後的理式是真實的，仍要追求精神的實物。創造的本體與自然本身、造物主與被造物不是一回事，自然本身與外在的創造本體祇能產生一種精神的聯係，上帝的精神不是人類主觀所想的樣子，其中必定包含本體的實質，祇是人類接受到的祇能是精神而已，創造的本體不可見知，自然本身則需要人類依循創造本體的啟示合規合理的現實對待。因于創造精神主體相關聯的個體，因而具備與自然相等的實體意義，個體的生存本身不再是人為的客觀與主觀的統一或是物質與精神簡單地二元兩分，同是出于和維係主體的客體，平等獨立自由的行于世，說是客觀的活動也包含主觀成分，說是精神的生活也包含物質因素。生活不再是歸于一元化的統治割據，從而步入創造本體的世界一體化進程，權益一體，社會同體，呈現多元共融的意義。生活的真實指向真理貫通的事實，既不是自然的事實，也不是精神的虛相。社會形式是創造本體之精神的理性體認，現代的現實生活也是精神的活動，也是藝術的行為，也是先知的實踐。信仰警示世人，世俗的一切屬於神創的範疇，都有可能產生意義，一旦被神化，都是可能成為自然的傷害。

憑藉耶穌基督的中介，人類開始了新紀元。上帝之言創造了世界，既是道說之隱也是道路之顯，形質一體。世人的活動既是指認物之實名，也是指認名之實意，不單單是生活中的習以慣用，社會實踐也是具體創見的言與行，生活本身也有紀實文本的意義，紀實文本也有生活本身的意義。世界是精神的家園，也是生活在故鄉，也是生活在本土，因為，從根本上講就是生活在生命開始的地方。

2005.2

Abstrac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long lived by nature, and thus acquired a system of knowledge that is rooted from the perceptible world, while the Greeks have long searched for the Idea of the world, which is hidden behind the phenomena, and thus acquired a system of knowledge that is based on metaphysical thinking. Between the perceptive world and its phenomena, there is an undeniable link. The all-embracing wisdom pursues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while metaphysical thinking seeks the highest Idea of the universe. The former tends to obey and rely on the authority of this world and worships Man, while the latter is in favour of sublimation and worships pagan gods.

Si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the Creator manifests itself to human beings, the notion of creation, the awareness of universal equality, and the faith in the almighty God have inspired people to cherish human life, respect life experience, find the way back to God he paved for us, and make a testament with him. Therefore, a democratic society buil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universal values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life. This example helps explain why the art forms echo the social texture.

Culture and religion of an isolated natural society will eventually be subjugated by the overwhelming power of the state. However, a profound change has been undergoing even since the dawn of the Christian era. Culture, religion, and politics have now becom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a social system built on the principle of law and order. Hence, the social activities and events are no longer for survival or natural accrual, but for a perpetual system for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the society. Modernity and reason cannot be identified with any holistic wisdom, nor can it be reduced to any specific theory of philosophy. A democrac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does not evolve from the benign dictatorship of any sage-monarchs or the enlightened rule of philosopher-kings. It respects the autonomy of the society while uphold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state. By peaceful transition of power, it has successfully avoided the social turmoil that dogged dynastic collapses. The modern society values diversity, aware that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own strength and weakness. It calls for equity, professionalism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anagement to fully accomplish the potential of individuals. Diversity is recognized as a quality of aesthetic expression, even as beauty itself.

One may think that natural phenomena represent truth. However, when one enters the depth of the phenomenon and searches for its spirit, he or she may find that the Idea behind it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truth. Creation and nature are different, so are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ed. Although there is a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Holy Spirit is beyond what the human being can perceive because it comprises an ontological essence, which the human mind cannot comprehend. Nevertheless, the human mind can embrace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His revelations.

An individual life is not a unity of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nor a duality of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 this sense, life is part of the creation, a process towards unity of humanity despite diversity. The truth of life intends to reveal the true reality. Social form is an experience of a creative spirit, modern life is spiritual as well, and so is art. Art is the practice of the ancient prophets. Through the Christian faith,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world acquires meaning only from divine creation. Otherwise, nothing can be meaningful.

Jesus is a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human beings. Because of Jesus, the human being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Word of God created the world. The Word is at once visible and invisible; it is both the form and the essence. The practice of human activity starts with naming things, and then knowing the essence of things beyond their everyday significance. Thus, every social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becomes meaningful. Our daily life transforms itself into an ongoing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nd the text is invigorated with the meaning of life. This world is a spiritual homeland. We live in our true homeland while residing in our present place.. We live in where life starts.

出版者言

王魯先生在許多層面，與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藝術工作，結下深厚情誼，不能一一盡錄。最具體的，莫過於簡體中文電子宗教藝術雙月期刊「成言藝術」的開發和發展。「成言藝術」由 2001 年 6 月創辦，到 2007 年 12 月結束，歷時六載余，共四十期。對於近年每天急速變遷的中國大陸和香港，這個藝術項目能夠維持六載，實在難能可貴。感謝王魯先生的堅持和努力。

王氏十分關注現代中國基督宗教藝術的發展，叢林盼望藉著本書的出版，分享王氏的畫作，並向讀者呈現王氏對藝術的理解。

主祐，

陳婉萍

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藝術部拓展主任

A Word from the Publisher

Mr. Wang Lu in many areas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Art Division of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While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give a full list here, there is at least one point to be highlighted.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Be-Word-Art" website. "Be-Word-Art" is a bi-monthly e-periodical on religious art, which was designed to be read by readers of simplified Chinese. Since it was started in June 2001 until it ended in December 2007, totally 40 issues were published. This is quite a record in art ministry in view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We are grateful for Wang's insistence and effort in promoting art.

Wang is concer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 art in modern China. By putting Wang's paintings to print, we hope to share with you Wang's enthusiasm in painting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art.

May God bless you.

CHAN, Yuen-ping

Development Manager of Art Division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Hong Kong

31st January 2008

目錄

CONTENTS



序

Preface

提要

Abstract

001.....自然的形式

Natural Form

113.....發現的事實

Fact Discovered

176.....現代的支點

Ground of Modernity

316.....後記

Postscript

自然的形式

人們似乎從來沒有徹底地相信過宇宙萬物是自然產生的這一說法，也認為宇宙萬物就是天然的。自然與天然有時等如一碼事，自然包括天在內，這是一種無神論的說法；有時卻是不相等的兩碼事，天既屬於自然也超越自然，這是一種有神論的說法。說世界是自然的，造成惟人至尊的聖人崇拜；說世界是天然的，造就萬物有靈的泛神崇拜。

認為宇宙萬物是創造產生的，上帝與這個自然世界祇是一種關係，創造者與被造者的關係，並不等于也不超越眼前的自然世界。相對於宏偉壯麗的自然世界，人類自然不是最強大的，甚至是非常虛弱的，人類的敬畏心理伴隨自然世界一直存有，成為取捨不去的自然情結。如果否認上帝與自然世界的關係，人們的內心深處自然不會拒絕生活中的神和聖；如果承認上帝與自然世界的關係，那麼，則祇有創造的神聖。生活中人們敬天畏人與敬畏上帝，從根本來說不是一回事。雖然，自然還是這個自然，然而，確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兩種不同的生命狀態，或者按現在的說法，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觀念。如果沒有與上帝的聯係，人類生活的自然世界需要以人喻神或是以神喻人的治理：服從治理，把參與人生作為神聖的目的；有了與上帝的聯係，人類生活的自然世界祇能是人的管理：服從神聖，把管理的過程作為人生參與。

自然崇拜，追求神聖作為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自然生命永恆的神聖意義；信仰創造，神聖給予人生追求的原因，追求的原因作為神聖永恆生命的自然意義。